

《感時憂國一謝山——胡洛卿《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》小識》

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 彭智文

謝山，何許人也？未讀本書，當然不知其詳。細讀本書，可知謝山是一位正直不阿的愛國詩人。《詩人謝山和他的托派朋友們》（下稱《詩》）是其遺孀胡洛卿涕淚之作，後記云：「謝山去世後，悲痛欲絕，恨不得與他同行。」鶼鶼情深，不言可喻。筆者以為可以從兩個角度研讀本書：一從傳記的角度出發，《詩》勾勒出謝山多舛的一生，這是作者胡洛卿眼中的謝山。二從文學的角度出發，《詩》穿插謝山平生詩詞，各體皆備，這可說是謝山以詩自述，細訴其感懷襟抱。由是觀之，本書可謂以胡洛卿筆下的謝山為主線，謝山詩詞的自白為副線，互相參照，讀者自可拼湊出立體的謝山。

一、胡洛卿筆下的謝山

本書以「傳」為本，輯作十一章，分別是「一、書香門第、二、走向社會、三、被港英當局逮捕、四、1952年冬至被捕、五、勞改釋放犯、六、大監獄、七、永結同心、八、歷史的轉折、九、改革開放、十、忘年之交、十一、最後歲月」，另附靳樹鵬「序言」和作者「後記」。作者以詳盡的史料，完整地重構謝山一生。字裡行間，可見作者對謝山的深情，以及謝山對國事的激情。

謝山出身門第，幼承庭訓，愛好詩詞古文。大學畢業，1949年任職香港新華銀行，因代友收第四國際報刊而被捕，其後任糖廠會計主任再被捕，文革受辱遭批鬥。據《詩》所記，他對政治有己見，曾被判下獄勞改，他不畏強權，熬過了。十年浩劫，胡洛卿說「謝山在廠裏受盡折磨，回到家裏孤零零的。」謝山寫下「要頂住！如果活比死難，就選難的給自己吧！」《詩》詳記謝山如何坦然面對命運的播弄與阻攔，本書第三至第六章記下了他的辛酸。一直以來，他喜書詩以寄懷，謝山晚年更是潛心研究詩詞，第十章對此所記甚詳，對於詩詞，謝山句斟字酌，與鄭超麟唱酬不少。

胡洛卿以精煉的史筆，記述了謝山的遭際，第七章更記下她與謝山的交往，細節鋪寫，他倆魚雁頻傳，無懼風狂雨橫而結合，使人動容。

二、謝山詩詞的意蘊

如前所述，賞析本書，不應只當作一部傳記文學觀，本書更可視作謝山的詩詞集。且看謝山的創作觀：「我的詩詞在格律方面，可能不會出大的疵誤。正如你（鄭超麟）所說的，即使格律協調，還不能算詩詞。詩詞有其本身的寫作技巧，更主要的在於意境。」謝山幼嗜文學，對陸游作品情有獨鍾，他重格律又不囿於格律，他重視作品的「意境」。主題上，作品情繫家國，老杜之情，放翁之志，可見一斑。請看以下兩首：

「未上此樓意不伸，登樓豈必定詩人。萬家憂樂關心事，那有閒情寫笑顛。」（此詩缺題）

「風雨曾同一葉舟，縈情牽夢未能休。涉江已料波濤惡，歷劫幸存意氣遒。千里月明猶共望，此生夙願尚須酬。如潮心事難相訴，年少而今亦白頭。」（《中秋寄王老》）

以上七絕可見作者憂戚國事，忘卻個人閒情。至於七律為謝山1995年作，作者回眸一生，嘆命途多變，時運不齊，哀素願未酬，心事難訴。謝山終其一生，可謂與國運連繫，屢受政治迫害，顛沛流離，是以詩鳴。觀上列七絕，登樓抒情，固有杜公「花近高樓傷客心，萬方多難此登臨」的心胸，憂天下為先，安己為後。

至其律作《中秋寄王老》，實不乏放翁《枕上作》「鄭虔自笑窮耽酒，李廣何妨老封侯。猶有少年風味在，吳箋著句寫清愁」的期盼。謝山雖歷過滄桑，年華亦老，但他「夙願尚須酬」一句，意志堅定，跟放翁詩中自比李廣、鄭虔，可謂異曲同工之妙。

謝山創作，不限絕律古詩，詞作亦見特色。詞本以含蓄婉約為正宗，謝山為詞，豪放中見格調，《踏莎行》是顯例：「霜月孤圓，晨風野息，凌空萬里南飛疾。早知別易見時難，者番直憑輕離別。碾帶山河，緯經阡陌，匆匆半日成今昔。鄉關直北在何邊？神州已被煙塵隔。」作品上片以景語入，孤清環境，別離在即，然後抒情。下片遙想家國，鄉關何處，神州陰霾。按書中所述，此詞乃謝山少作，時維1946年，作者年僅廿三，斯時謝山乘飛機抵港，孤雁漂泊，詞作語淺情深，思鄉切切。

謝山詩詞以家國為主調，及至晚年，回首年華，不勝哀愁，哀愁復自以慰解，乃詞人常法。《蝶戀花》是他七十二歲作：「八九韶光流水去，誰料今朝，忽與春相遇。猶憶初啼天未曙，寒空漠漠飄輕絮。塵海沉浮無可訴，駭浪驚濤，畢竟悠然度，一笑回頭休自苦，平生意氣仍如故。」未忘國事，慨然自嘆「無可訴」，最後還是自勉「休自苦」，雖有壯志未酬之痛，但面對顛簸一生，曾陷囹圄，惡疾纏身，但仍能悠然度過，笑看平生，實是難能可貴。

三、小結

前面結合傳記和謝山詩詞兩個角度介紹本書。胡洛卿筆下的謝山，真情實感，是二人經歷的觀照，讀者細讀，當能了解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一生，以及重看祖國逾半世紀的「泊岸驚濤」，讀罷教人掩卷長息天意人事，難以逆料。謝山一生慘淡，但精神長存。本書若能為所引詩詞附注箋釋，讓讀者更易明白作品底蘊。又本書記謝山一生，又若作者編補謝山作品編年於書後，結合其生平遭際，詳作說明，輯為附錄，相信能加深讀者對謝山的認識。